

MARXIST PHILOSOPHY

REVIEW (Vol. 3)

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

第3辑

2018·焦点

杨生平

关于“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几个理论问题

孙乐强

自我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柯亨与马克思在当代的相遇

——评柯亨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强乃社

后现代空间的性别建构

——多琳·马西《空间、地方与性别》中的后现代空间之争

丁三东

科学时代哲学何为？

——兼评张文喜教授的《方法与反方法》

陈浩

面向虚无主义的“阵地战”

——评邹诗鹏教授的《虚无主义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青年学者论坛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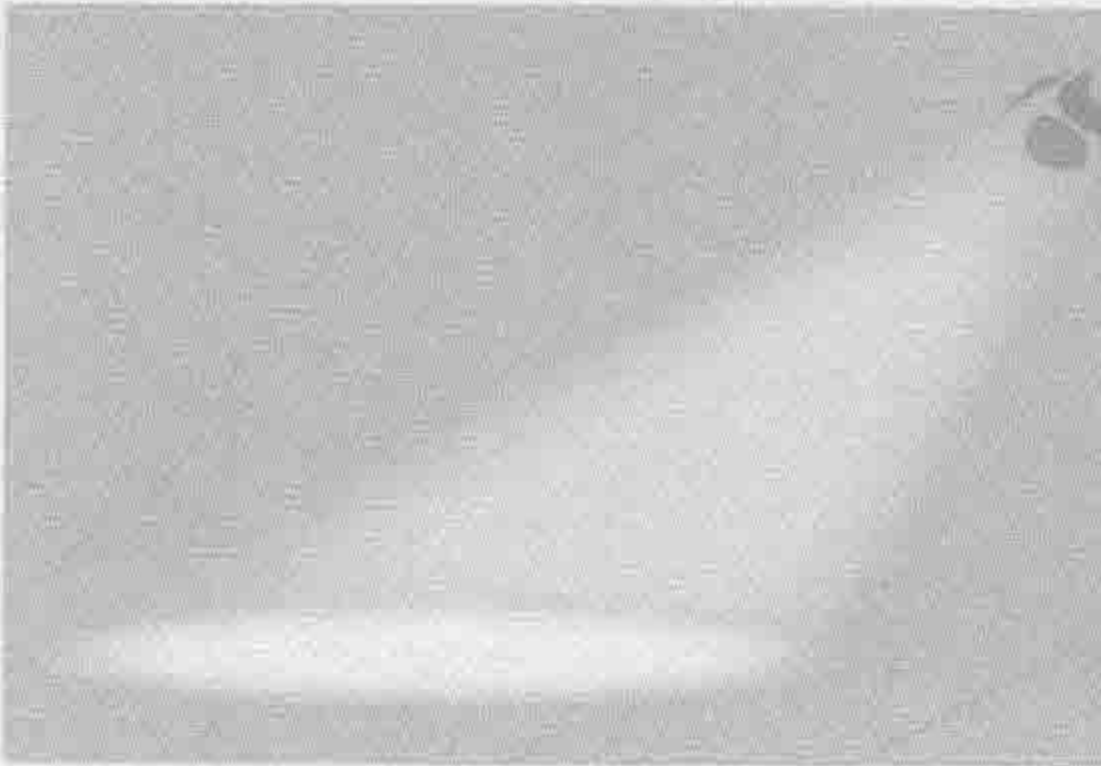
《资本论》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青年学者对话录（201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刊受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资助



MARXIST PHILOSOPHY
REVIEW (Vol. 3)

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 第3辑

2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 第3辑 / 陈新夏, 杨生平主编

.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201-2904-6

I. ①马… II. ①陈… ②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6283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第3辑)

主 编 / 陈新夏 杨生平

执行主编 / 黄志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吕霞云 王京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71千字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904-6

定 价 / 8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刊 名：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

(Vol.3) M a r x i s t P h i l o s o p h y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俊峰	丰子义	王庆丰	孙伟平	白 刚
孙 麾	仰海峰	刘怀玉	刘森林	邹广文
邹诗鹏	张文喜	张立波	李怀涛	汪信砚
吴晓明	沈湘平	陈新夏	杨生平	杨学功
杨 耕	郝立新	贺 来	唐正东	夏 莹
袁银传	聂锦芳	阎孟伟	崔唯航	黄志军
程广云	韩立新	韩庆祥	鉴传今	臧峰宇

编辑部

主 编：陈新夏 杨生平
执行主编：黄志军

第3辑

主办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目录

编者手记

向以评论的方式贡献思想的作品和作者致敬 / 3

热点评论

关于“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几个理论问题 杨生平 / 7

自我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柯亨与马克思在当代的相遇

——评柯亨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孙乐强 / 23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

——国内《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哲学思想

研究述评 杨洪源 / 38

专题评论

后现代空间的性别建构

——多琳·马西《空间、地方与性别》中的后现代

空间之争 强乃社 / 61

“空间转向”后的左翼地理学人宣言

——评多琳·马西代表作《空间、地方与性别》 丁 乙 / 78

不平衡、地方感与空间的性别

——多琳·马西《空间、地方与性别》中的三个

主要理论 毛彩凤 / 85

以“都市革命”来改变世界

——对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的再发现 张笑夷 / 94

学术书评

《李达年谱》编撰的重大意义与学术创新 姜正君 / 109

科学时代哲学何为？

——兼评张文喜教授的《方法与反方法》 丁三东 / 128

面向虚无主义的“阵地战”

——评邹诗鹏教授的《虚无主义研究》 陈 浩 / 139

理念与现实：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

——评刘敬东教授的《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

..... 王代月 / 150

从“存在的象征”到“存在的超脱”：政治美学的前景

——评张盾教授的《超越审美现代性：从文艺美学到

政治美学》 袁立国 / 165

新时代语境中的意识形态研究

——评张秀琴教授的《马克思意识形态

概念理解史》 郭咔咔 / 175

认识“虚构”的自己

——评尤瓦尔·赫拉利教授的《未来简史》 王 东 / 184

思想对谈

《资本论》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青年学者对话录（2017）

.....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青年学者论坛成员 / 201

博文锐评

马克思文本研究“新生代”的初次亮相

——三部青年学人研究专著简评 杨偲劭 / 257

虚无主义的“中国性”建构

——评“中国虚无主义” 杨 哲 /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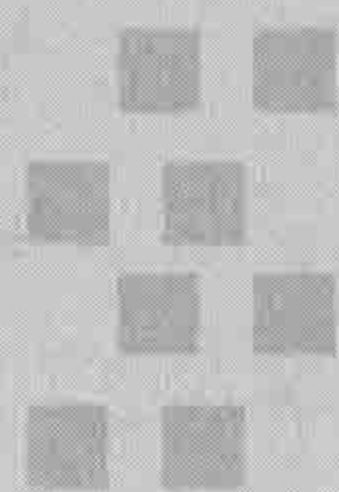
论早期马克思的“主谓颠倒”理论：“中介”的作用 ... 周 阳 / 282

佳作短评

《1 + 12：通向常识的道路》等书评 5 篇 张立波 / 299

本刊简介及征稿启事 / 304

编者手记



向以评论的方式贡献思想的作品和 作者致敬

在诚惶诚恐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已办到了第三辑，实属庆幸。在第三辑出版之际，编者有话要说，故以“编者手记”存念。

至今还清晰记得，2015 年初夏的某个傍晚，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附近的某个餐厅，与政法分社的曹义恒总编辑和时任责编的刘荣副编审聊天的场景。正是在那次聊天中，第一次提出要办一份主打评论的专业杂志的想法。令人起敬的是，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曹总编辑和刘荣副编审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经他们进一步介绍才得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全国集刊出版的重镇，在这方面已有相当的经验、规模和成熟的运作体系。那一刻澎湃的心情依然记忆犹新。

在聊天结束后，澎湃的心情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甚至是有些苦恼。当初的那个想法始终无法从理念中抹去。一方面，主流杂志虽偶有评论文章刊载，但显然无法满足更多评论发表的需求。这一点业界早有共识。另一方面，如果要行动，该如何着手？完全没有经验可参照，前路漆黑一片。还好，也不是完全无路可走。心中暗念：不能让情怀变成忘怀的唯一办法就是行动。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于 2016 年 5 月正式创刊。正如读者所见，从封面设计到栏目设置，从排版形式到内容甄选，都反映了出版社和编者的追求与期待。伴随着忐忑之心，第一辑就这样

诞生了。在第一辑中，编辑部主创了发刊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迈进思想市场》，表达了我们最初的和根本的想法。在第一辑中，我们成立了集刊编辑委员会，受到了相关兄弟院校马哲学科的支持。在第一辑中，我们一共刊发了12条评论，2篇对话录，5篇短评，基本贯彻了评论的思想进路和写作方式。可以说，是各位作者成就了创刊号的出版。在此，无须再列举他们的名字和思想，或许去阅读它们才是最好的体验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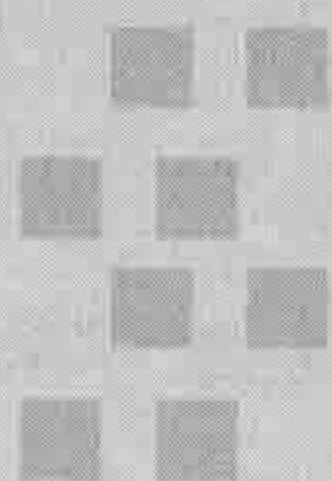
坚持评论的方式创刊、办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的初心。这样的坚持在第二辑中也得到了体现。相比第一辑中的主题较为分散，第二辑的主题更为集中。或许有了第一辑的经验，第二辑在选题方面更为主动。在这一辑中，我们对陈先达先生的思想作了专题评论。在这一辑中，我们有意地增加了学术书评的数量。各位评论者也是相当给力，再一次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的水准。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评论生态，甚至是学术生态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从没有对此丧失信心，通过这一学术评论活动的聚集，我们发现这一学术共同体是如此渴望对话、交流和相互切磋。或许这就是学术的本质一维吧！

第三辑也像第一辑和第二辑那样，与您平静地见面了。我们期待的是，像前两辑那样，希望它能给您带来不同的感受。从这一辑开始，我们新增“编者手记”栏目，以记录和说明每一辑的策划思路。从这一辑开始，我们把之前的“议题述评”改为主要面向新晋博士的“博文锐评”。从这一辑开始，我们将越来越能体会青年学者在学术评论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正是从这一辑开始，我们有了更多和更高的期待。

这是我们的第一篇“编者手记”，同时也算是对前三辑经历的一个总手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向编委、评论者、被评论者和读者表达谢意。在此，你们是最为深厚的存在论基础。我们尤其要感谢那些以评论的方式贡献思想的作品和作者，向你们致敬！

（执笔人：黄志军）

热点评论



关于“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几个 理论问题

杨生平*

摘 要：自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之后，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改造，它就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概念和思想。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意识形态”的含义渐渐由最初作为褒义词的“观念科学”变为只具贬义的“虚假意识”，并最终演变为西方影响持久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和发展既有现实原因，又有学理原因。只有准确把握 20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社会、思想与学术的综合发展，才能弄清它的实质。梳理“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实质，既是为了批判的需要，亦是为了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意识形态终结”论；虚假意识；唯物史观；反身性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提出了许多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思想与概念，“意识形态”无疑是其中影响重大且持久的思想与概念之一。

* 杨生平，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自法国哲学家特拉西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提出“意识形态”概念以来^①，其命运就跌宕沉浮，虽然概念延续下来了，含义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渐渐由特拉西最早作为褒义词的“观念科学”演变成为只具贬义的“虚假意识”；到20世纪中叶，更是演变成为影响巨大、至今不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究竟如何看待“意识形态终结”论，国内外相当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与讨论，但似乎力度和深度不够。这里罗列其中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略加分析。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终结问题

有人认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最早可以溯源到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最早在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到“意识形态的终结”的问题。对此，应该辩证和唯物地看待。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原话是这样说的：“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② 同样的观点，恩格斯在1893年致梅林的信中也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③ 准确地说，恩格斯这里没有明确提

① 特拉西曾于1796年和1798年向巴黎法兰西研究院分期宣读了题为“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的论文，首次提出了“意识形态”概念，后来在他的专著《意识形态要素》中对它进行了系统阐发。在他那里，“意识形态”一词由希腊语中的术语“理念”和“逻各斯”组合而成，基本含义是指“观念的科学”。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26页。

出“意识形态终结”概念，但蕴含意识形态终结思想。不过，这一思想明显是针对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以往意识形态的。因为，这些意识形态是以“观念决定历史”的唯心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前，这些意识形态还能迷惑人心、让人们感觉似乎真实合理的话，那么自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它们就只能被判定为“虚假意识”而退出历史舞台，即这些意识形态应该完结。但仅了解这一点就下结论认为恩格斯这里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思想，显然有点武断。因为，恩格斯这里只是讲了以往意识形态完结的一方面理由，即认识论理由。只具备这方面理由，以往意识形态还不一定会完结，它能否完结更要看它存在的阶级根源。只要特定阶级还存在，他们就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尽管他们知道这些意识形态可能是虚假的，但他们还是会千方百计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维护和保留这些意识形态。因为，只有这些意识形态存在，才能维护他们的政治统治及其根本利益。由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更重要的含义是指服务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它已构成他们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完结一种意识形态仅从认识论上进行批判还不够，还必须用实践方式推翻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当一种社会形态被推翻后，新的社会形态依旧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意识形态。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也的确存在所有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那必须等到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换言之，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过多探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但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社会主义社会也必然存在意识形态。因为，此时也许阶级消灭了，但阶级差别依然存在（在目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更显必要和必然）。当然，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从认识论上讲已与以往意识形态有着质的区别，前者以“科学”内容为基础，后者以“虚假意识”为基础。由此，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科学意识形态”说法。所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不能仅仅局限于其一著或一文，应该做全面整体式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它们的内在逻辑与思想

基础，任何断章取义式的研究必然会得出片面性结论。

二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兴起及其演变

（一）关于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二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一度在西方思想界成为讨论热点。此时，最早使用“意识形态终结”术语的人是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加缪。他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假如法国社会主义者放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绝对哲学，假如他们只是承认其批判方面，那么，他们将举例证明我们这个阶段标志着意识形态走向终结的途径，即绝对的乌托邦走向终结的途径。在历史上，通过其最后所索取的代价，那些意识形态走向了自我毁灭。”^①1955年，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再次谈到这一话题，并以“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作为该书最后一部分的标题加以集中论述。他说：“或许当知识分子认识到政治的局限后，将会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将会高兴地接受这一尚不确定的前景。我们并没有受到冷漠的威胁。人类并非即将失去自相残杀的机会和动机。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如果怀疑主义能平息狂热，那么就让我们真心呼唤它们的来临吧！”^②。这一思想引起了不少西方学者的关注与共鸣，并借当年一次国际会议逐渐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意识形态终结”学术与社会思潮。对此，丹尼尔·贝尔曾这样解释说：“阿隆以‘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作为其著作最后一章的标题。该问题变成了由文化自由协会发起的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递交那次大会的论文中，阿隆、迈克尔·波拉尼迈尔、爱德

① 转引自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472页。

②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329页。